

里

乘

里乘卷七目次

某公子

雄黃彈

有外山王

齋姊姑

活佛

禮部書吏

肇慶府署五異

鬼批縣尉頰

蘭若館外史

里乘卷七目次

庚午神誅水怪

金毛吼

蜘蛛怪

驪靛卿

記海鹿門別駕少時事

紀夢

附錄重修虞姬墓碑

里藥卷七

桐城 許奉恩 旭桴

某公子

姑蘇元妙觀內有太歲祠向供六十甲子神位各按生年所屬前往祈禱每歲春首祈禱愈眾香煙烟熅旦暮不絕秦中某公子者慧中秀外素有壁人之譽弱冠領解人皆稱其才可問鼎公子亦顧影自負以喪偶求鳳擇選甚苛會其父由侍御出任蘇松監司隨侍遊吳嘗於春日至元妙觀見一女郎靚粧媼妣獨拜太歲

迫而視之玉貌珊珊蓋天人也窺其所拜甲子計年才
十七心戀神癡遂屈膝跪諸裙角拜云則拜就諦雙鈎
瘦不盈握愛極忘形不覺伏鼻其脛女覺身後有人回
首驀見公子秋波微睨紅暈兩頰毫無怒色拜畢又頻
以目視公子含笑登輿而去公子益不自持亟尾綴輿
後從行二里許媼女郎下輿入室默識其地怏怏而歸
自幸奇遇祕不敢遽告父母潛託心腹友就其地代訪
氏族友復命謂其室主人某叟固是老儒只二子遠遊
在外家並無女郎公子謂友代訪不實頗懷怨恚因自

往前地徧訛左右鄰舍所答一如友所言心甚訝之以爲白晝目所親睹豈有差舛坐是猶疑成疾鎮日忽忽若失眠食俱廢延醫診治百藥罔效友人無可如何密以致疾之繇備告其父母觀察公僅此一子素極憐愛商之夫人亟召媒妁徧爲物色佳麗意在求遂子意而速已其疾公子聞之太息謂友人曰我病殆不起矣煩代稟二老人不必妄費心力友曰然則君將奈何公子歎曰我前目明明目覩旣無其人非仙卽魅我魂已爲攝去行將訪彼于地下矣又何必捨却巫山而另求別

岫之雲哉友曰若使巫山雲在又將如何公子點首笑曰非此不可友人知其情不可奪又以言備告其父母因共籌商折柬召某叟來從權計議少選叟至觀察公降階相迎見其白髯垂胸舉止不俗心甚異之談次公笑問叟曰尊丈宅中向日可否有妖叟拈髯笑曰老朽今年政七十矣自高曾以來居此宅者五世矣愧非高明幸免鬼瞰公何所見而有妖也觀察公不得已以公子所見告之且問尊丈可否有女叟曰老朽只有二子餬口在外家惟老妻督率兒婦作苦並無一女不然如

公子才望方恐繫援不得也公曰豚兒謬荷獎飾君爲一方耆宿聞見較廣意中頗有淑女堪與豚兒妃匹者乎叟曰此非倉卒所可報命無已老朽有兩甥頗不惡公如不論門第或可塞責公問令親何許人也叟曰妹夫樓某攻媿的裔以名諸生會中副車無子僅生二女幼卽教其讀書妹夫去世吾妹極其珍愛欲擇快婿相依以終今兩甥長成尙稱端麗兼通翰墨里黨譽之曰前有三劉後有二樓謂其不減孝綽三妹也次甥近邁小恙長甥曾寄老朽爲女容與吾妹商之倘肯令其遠

嫁與公子差堪如匹公問知年甫十九少公子二歲大喜亟倩叟爲道地謂曾寄名君女暫請易舅爲翁卽就君宅親迎以釋窳兒之疑凡此權宜行事煩寄語令妹務求曲予成全俟結褵後再作別議無不惟命是聽叟爲人亦甚通達一一首肯而別公乃使友風示公子曰頃尊公召君前所見之室主人至幡然老叟一鄉祭酒也再三詢詰乃知渠固有愛女年已及笄才貌兩絕不肯字異地人凡有問名悉俛鄰舍託詞以謝尊公再三懇求渠亦素慕君才望允締婚媾君聞之頗快意否公

子冷笑曰君休相戲天下豈有此快意事友正色申誓以明無欺公子忻然推枕起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我謂其中必有曲折今果然也但未知何日委禽友謂俟君病愈公子亟披衣起立曰煩君代稟二老我固無病友喜以語觀察亟爲聘叟之長甥如議親迎成禮兩情倍極歡洽晨興女坐牀着履公子欵枕注視覺女新上鬢較初見時尤爲豐豔情不自禁戲捉女足曰小生初窺雙鈎謂瘦不盈握信然女訝曰妾及笄後母教嚴不輕出門君從何處得見公子笑曰卿會打謊語小生爲

卿一病幾死卿真不知也耶女益驚曰君言妾實不解請明諭以免疑悶公子笑曰卿真不知也耶遂歷歷笑述前事女聞之愀然歎曰若然是君殺吾妹矣奈何公子亟叩何故女曰君固不知叟非妾父乃舅也初舅向吾母議婚時語多顛預母殊不解以素耳君名勉強允諾不料有如許委曲公子亟問究竟何謂我殺卿妹女歎曰君固不知妾姊妹二人幼相親愛妹年十七少妾二歲嘗長枕大被擁抱而臥每談衷曲願得一可共白首者同侍巾櫛俾免骨肉乖違前妹以生辰奉母命往

禱太歲順道省視舅姪歸私謂妾言廟中見一郎君儀
容蘊藉多情人也倘我姊妹得同事之平生之願足矣
妾比讓癡婢休得讎語汝匆匆一面何由知其多情妹
謂其人情見于面尾綴輿後直從至舅氏之門無情者
能若是乎姊如不信數日必有好音妾方笑其太癡久
之音問杳然吾妹失望竟至成疾眠食俱廢醫治無效
其致疾之由惟妾知之不敢告母前妾嫁君時與妹作
別並以好言寬慰待囑君物色其人不謂竟是老奴也
然則據君所言謂非君殺吾妹而何公子聞言如夢方

醒乃歎曰今而後我知之矣大約家君恐小生疾不能起故商之阿舅換羽移宮可謂彌縫甚巧但卿年齒較所拜甲子差長面貌較初見時微豐且諦視頰無微渦不無少疑然難弟難兄亦何酷肖若此女曰妾姊妹面貌相肖多疑孿生卽吾母有時亦幾誤認今旣若此將焉置吾妹也公子笑揖女曰卿妹幾殺小生賴卿救之小生幾殺卿妹亦非卿不能救之二人之命生死惟卿脫卿妹不起誓不獨生卿其憐之女笑曰君亦無賴矣容徐圖之必有以報命公子笑謝之亡何女歸甯見妹

瘦如削玉不勝詫惜因私謂妹曰汝以姊夫爲何如人也妹曰不知曰汝向所謂有情之郎君卽今之所謂姊夫者是也遂備述公子所言妹聞之不禁神癡移時乃曰噫信如姊言竊爲姊賀得人矣姊如念疇昔之願不以妹爲不肖願事姊以終身焉不然媵之可也惟姊所命女泣慰之曰妹其善保玉體姊特此歸寧正爲妹事待商之老母當無不諧妹揮淚以謝旣女見母與叙述壻家瑣事母問汝壻爲人何若女曰壻爲人溫文爾雅讀書君子也母又問其兄弟幾何女歎曰翁姑以男丁

單寡行將爲壻謀置筵室冀多添孫以昌大其後母聞之驚曰我固謂仕宦之家不可與爲婚姻正爲此也况男子得新棄舊大抵皆然果爾則吾兒休矣奈何女頗蹙曰兒日來亦正慮此事昨籌得一策未審母以爲然否母問如何女曰母生兒姊妹二人幼相親愛假使妹他日又適遠地姊妹作別固難爲情卽母依壻以終在此在彼究不免有所牽掣兒愚以爲與其妹歸他人不如亦適兒壻一則兒壻免滋別議再則姊妹得以常聚卽生子亦無分畛域三則迎母同居壻分屬半子二女

同壻則情逾一子似此骨肉永得團聚較爲萬全母以爲何如母沈思良久曰汝言亦似近理未審久病抱病于意云何女曰此視妹恙謂已小愈具告此意渠重同懷情亦甚樂從母曰既兒輩樂此吾復何說但須與壻斟酌盡善稟明舅姑母使汝妹負屈納采成禮勿得草草女曰諾既歸公子亟問所事如何女搖手曰已遭阿母譙訶事不諧矣君休妄想公子聞之悵然變色垂首潸潸欲涕女遽前以羅巾爲拭其面曰君眞志誠種也妾與君戲耳何遽若是爰爲笑述母言公子大悅起揖

女曰卿真一尊救苦觀世音也他日卿妹來時當同以黃金鑄像香花供奉聊報玉成之德女笑曰君亦可謂善于將將但願魚水偕老毋忘冰人足矣越日公子倩其友將此意告知父母父母以愛憐子故又嘉新婦之德一如所議擇日延媒召僮鼓吹迎其妹歸初公與夫人以一時行權恐新婦來不當子意既見其伉儷情篤老懷頓慰及見其妹訝與新婦酷肖後聞友人備述始末心始恍然然每值兩婦定省時猶不辨其孰姊孰妹也乃迎其母同居公子事之不啻所生焉厥後姊生二

子一女妹生三子一女公子由詞館官至少宰具表陳情姊妹皆封夫人並賜封及其母云

里藥子曰天下事有由死而復生由拙而反巧者此類是也初公子自幸奇遇及一再訪之而竟無其人方疑見神見怪病不能興以爲死灰決無復然之理矣乃羣出下策權宜行事冀釋其疑是誠掩耳盜鈴不可謂不拙也迨至窮原竟委剝蕉見心始知姊妹花開天然一色於是因錯就錯卒使英皇遂願甥館偕歸至是拙者反巧而死者亦因之俱生矣此事吳人多能言之每過

太歲祠輒嘖嘖稱道不置云

雄黃彈

相傳雄黃得山川靈氣三千年結成圓顆光明滑澤形類彈丸俗名之曰雄黃彈氣辛且馥蚺蟒觸之輒死其大者如鷄卵小者如龍眼愈大愈可寶貴未易輕得維揚有名妓楊少女者名巽二字巽巽色藝冠其儔侶年甫及笄聲譽極隆客非具厚贄不見楚北舒生故世家子容止甚都才華豐蔚以父執某公守揚州爲司書記慕姬名厚贄往見鵠媪導至曲房令坐少待久之兩婢

扶姬出姬時小極新蹉蓬首裹青綃帕縞衣素裳絕無
脩飾而黑髮白肉明眸皓齒光彩倍覺照人見生展問
邦族彼此略一酬對意甚相洽日昃生欲與辭姬笑止
之曰君去何太急也如不嫌倉卒主人即屈晚餐何如
生喜出非望亟答曰唯唯飯畢姬命婢秉燭導生入曰
室室中奩具之外琴書圖畫羅列滿案生故善琴取壁
間琴解囊視之朱絃玉軫裝演精潔隨手挑撥其聲清
越異常姬曰君亦解此耶生曰偶爾爲之此琴甚古卿
從何處得來姬曰此卞玉京物也嗟賈出兼金購以見

貽君不見腹有款識耶生視琴腹鐫隸書四善二字下有行楷書銘曰風吹空桑水聲浪浪花天月明心清意涼款署乙酉春三月玉京道人九字生閱之極爲稱讚謂卿蓄此必是高手請試一揮願爲洗耳姬曰久未弄此今既遇賞音不敢藏拙倘有舛誤乞賜指點乃高捲翠袖輕舒玉腕爲譜合歡之詞曰君何翩翩兮妾何娟娟未見兮心相憐既見兮心相歡花合歡兮並蒂長春人合歡兮如意延年皆大歡喜兮合人天適所願兮永弗諼彈畢笑曰絃瑟手生君其勿哂生擊節稱妙見案

有薛濤賤走筆書一絕贈姬曰塵海茫茫幾賞音玉人
爲譜白頭吟多情惟有紅橋月不照吹簫照鼓琴題畢
持示姬曰布鼓雷門不值一笑姬微哂曰白頭吟三字
甚好未審可能成識生聽夜漏二下欲起作別姬低聲
問君居停較牛竒章何如生會意曰小生有愧樊川居
停憐才則較勝牛相姬面發赤笑曰果爾君何妨在此
少叙生大喜遂止弗去人謂姬平日遇生客之風雅者
或陪一杯或酬一畫至厚者贈一詩曾未有作歌而以
琴譜之者况一見留髡尤爲異數妒生者心殊不平使

人潛譖于太守太守笑謝之曰君体饒舌使太牢公笑
我生聞而喜述于姬兩人同聲稱感自是益無忌憚夙
夜必借殆有終焉之志客來姬概謝不見媼以生爲太
守客多不敢與校亡何太守內擢京卿生戀姬不肯偕
行而客囊垂罄益不能厭媼所欲平日妒生者又從而
交謗于媼媼益嫌之生來嘗拒不令與姬見姬私謂生
曰始君爲太守客凡事得恣所欲媼嘗敢怒而不敢言
今已矣平日妒君者皆欲報怨媼日來顏色君當窺之
脫不早見幾且不免于禍因脫金纏臂一雙納生腕又

贈白金一錠趣令速去且曰妾年方十八君方二十有二請待君三年以補司勳之恨爾時齒各未衰爲歡有日以君才華門第何患不出人頭地尙其努力進取好自爲之莫怪妾此時太愒也千萬珍重自愛生泣聽姬言一語一首肯不得已揮淚而別迺將白金略償宿逋趁舟旋楚比至漢皋計距家僅百餘里以無貲賃車又無僦從襍被徒行日暮失路寄宿郵亭跋涉勞頓一偃仰便已熟睡平明見巨蟒僵死身旁大驚不知何故俄頃土人畢至見生訝問姓名多有知者羣謂此蟒傷人

甚多方苦無計誅除今忽就殲君身有何寶物生言無
之羣不信試展其被見巾裹一物大于雞卵有識者曰
此雄黃彈也君有此至寶豈不自知也耶元是姬每于
暑月輒患蟲蟻有溲水藥商贈姬此物置諸枕畔凡蠱
螫及蠅蚋蟹蚤之屬果盡滅跡生無事嘗取把玩別時
無意攜裹巾中因識者見問詭稱祖遺向實不知何用
其人具言其寶貴難得羣爭傳觀咋舌稱異爰其將死
鱗剥皮剝肉刮鱗解骨共得大小珠無算其額上一珠
大如湖目遂以歸生並各具酒食延生至家小住數日

以車送歸生至家喜老母無恙問知妻已物故不勝傷
感每憶姬約誓不再娶將所贈纏臂金變易營負郭田
數畝養母讀書明年一戰捷于鄉以母老不願應禮闈
試又越兩年計已逾約於無人時追憶墜歡不禁潛焉
出涕轉念業已爽約玉人或別有主思維展轉已拚割
愛會有事過洞庭猝遭暴風適巡撫某公之任楚南官
艫勢在危急某公見滿湖客舟漂覆殆盡惟生舟安穩
無恙異之亟命榜人檣依其旁果亦轉危爲安命材官
持刺召生至叙及先世固有世誼因問生有何術令舟

無患生殊茫然公忽見生角巾上綴蟒珠瞪視詫曰君從何處得定風珠此誠希世之珍無怪涉險不驚也生始恍然因取以獻曰此珠先世所遺不意竟能定風公出入王命此所必需敢獻以備濟川之用聊代羔雁公大喜以生誼屬通家且共患難令夫人暨家姬妾出見並示以此珠之異乃綺羅粲列楊姬亦在其中生與姬相視錯愕不覺雙淚承睫公訝問何故兩人踉蹌巖末公亟掖起掀髯笑曰數有前定老夫方愧無以報贈珠之惠請效合浦還珠用答嘉貺何如生頓首謝並叩數

定之說公謂前過揚州聞姬通翰墨以三千金爲脫籍
將令司內記室便禱諸露筋祠嘿問後事得第五籤云
碧雲舒卷碧天晴楊柳依依送客行合浦還珠張樂地
公眞一笑比河清今味其詞前二句明點兩姓三句暗
切洞庭四句調侃老夫諱而不虐謂非數有前定耶生
亦嘖嘖稱竒公命人送生與姬過船姬衣飾值數千金
盡令攜去並餽千金助粧兩人叩謝公與夫人感激涕
零而別初生母聞洞庭大風多遭水厄甚切倚閭之望
今見子攜佳婦歸大喜生爲母備述前事乃出金益治

田廬且蓄僕婢居然類素封家母無事與姬圍棋或看
姬作書彈琴甚歡因謂生日前我以無人侍奉故不令
汝遠離茲得汝婦事我甚孝汝如再以我藉口不肯計
偕是戀汝婦卽爲不孝汝其奮志顯揚以慰老懷生重
違母命是科捷南宮觀政吏部不數年洊擢正郎出守
揚州板輿迎養舊地重來凡向所媒孽者悉置不校口
碑藉甚姬受誥命封恭人每魚軒出昔之儔侶俱側目
竊視交口稱羨生常與姬話舊事爰倩畫師寫彈珠圖
以誌不忘所自一時題詠甚夥傳爲美談

里蔡子曰昔牛竒章裴晉國二公憐才重義百世而下
聞其風者無不津津樂道乃舒生一生而兩遇其人可
謂盛矣彈珠圖題詠甚夥不知至今尙在人間否杜司
勲揚州夢後得此足以補恨

有外山王

明成祖文皇帝既有天下惡靖難諸忠戮及十族薄海
疑懼盜賊蜂起帝竊患之嘗密使爪士偵察四方又手
詔疆臣隨時勦撫兼施並許便宜行事其英謀睿斷多
史冊所未載兒時聞野老言帝初定鼎燕京山東巡撫

某公入覲陛辭帝賜畫一軸某公旋任展視之見所畫
大海汪洋重巒疊嶂中有樓閣似是宮殿並無題詠款
識公朝夕思索畫意忽然有悟麾下某遊擊短小精悍
素極機警公召至屏去左右出另紙做畫一幀授之曰
此中有綠林之豪訪之最確汝其爲我生致之宜祕宜
速功成不吝厚賞不則勿歸也公令素嚴某不敢辭質
質然袖畫歸泣別妻子至登萊子身浮海聽其所之值
颶風漂舟次一山下舍舟裹餼上山欲窮其境經旬見
前山樹木陰翳中隱隱有樓閣形勢與畫略肖疾行十

餘里至其處見宮殿一所巍然類王者居門外白石鋪地潔無纖塵壯夫百數十人超距擊刺氣象雄猛見某叱問何來內一人曰勿多言第拘去請夫人處分遂以索反接其手驅人四重門內繫諸檐楹某惴惴不知何處自身身死異域卽亦不畏俄聞阿殿聲傳言夫人升殿命將某帶進問話又人一重門見大殿左右武夫數十人皆躬擐甲冑佩刀劍屏息侍立上坐一女子年二十以來珠冠繡袍顏色姣豔叱問何物奸宄敢犯祕境汝有幾首不畏死耶某伏地泣陳身係客商遭風覆舟

無意誤犯罪該萬死女子又問邦族某謂晉產女子喜曰我亦晉產與汝有桑梓之誼合是天意命左右釋其縛並令更衣授食在此少住俟主人翁來籌送汝歸某頓首謝左右導至客房供給精美惟見諸人行蹤詭秘無從詰其端緒時切憂疑吉凶不能自決一夜漏二下將就枕忽兩婢秉燭叩門傳夫人命召某入內室見夫人頓蹙危坐某屈膝欲拜夫人急止之並賜隅坐夫人問曰汝知此爲何地此間主人翁爲何如人耶某對曰不知夫人曰主人某甲固海盜之魁也此山名有外山

人民多穴居房舍甚少物產豐饒家給戶足向無統屬
主人翁近以威脅之令歲供賦稅此山縱橫四萬餘里
主人官室凡三十二處每處或歲一二至或間歲一至
主人初號有外山主近號有外山王其人孔武有力日
可行二千餘里明能察遠身不在此此間事纖末俱知
卽君此來當已備悉因問某究爲何事質言勿隱某窺
夫人意不惡遂以直告夫人歎曰我家大同城內父富
有鉅萬以春日郊遊被主人飛劫至此今年二十有七
已閱十一寒暑矣他日君歸能爲寄語父母感且沒齒

某起立曰倘託夫人福庇萬一生還敢不如命夫人曰
主人去此年餘嘿計旦夕且至汝見時須道其實主人
尚質稍涉虛言恐察及隱情則齷粉矣切記勿忘囑畢
仍命前婢送某歸寢亡何西南風大作聞衆譁言大王
行且至矣蓋某甲製鍔甲一領能避五兵上綴鍔鈴一
百八顆名曰鍔鈴甲每披甲順風凌空行五十里卽聞
其聲使人預知有備鈴顆重一十二兩摘鈴以擊人百
步之外百不失一亦絕技也時天色微曛新月東上某
伏暗地窺之見鋪壇張幔燦列燈燭夫人華粧率衆環

臨門外但聞空際鈴聲琅琅自遠漸近約二刻許一莽
男子自空而下紫面虬髯獠目烏喙脫去錢甲內着繡
襖襠足着吉莫鞞仗劍昂然視衆略一點首夫人率衆
環拜謹呼擁簇入門殿上鼓樂僉備肆筵設席某甲上
坐夫人踞進三爵起坐左側侍飲少選庖人進蒸豚甲
拔佩劍嚙切大嚼徐問別後事夫人唯唯以對又問有
遠人來未夫人謂某月日有某至此甲笑謂我固早料
及之卽命某來問話某至但長揖不跪甲問汝居何官
某憶夫人所囑直答曰叅官遊擊殊不稱職又問汝來

何爲也曰巡撫某公慕大王威名欲一望見顏色故使
末將爲致殷情甲冷笑曰此燕藩之命某公焉足知我
某曰末將實奉某公令不知其他甲曰汝膽亦非小弱
居然不遠而至豈謂我劍不利耶某對曰某公將令素
嚴大王所知也明知違令死奉令而違犯虎威亦死等
死也違令其死速奉令而乞憐于大王倘憐末將之死
肯賜一行以大王神威行止可以自由某公又將奈之
何且大王若去某公方將結納之不暇豈敢有他圖哉
果爾則大王不過一舉趾而未將即可因之不死他日

餘生皆出大王之賜矣惟大王憐之甲沈思久之曰汝且退容細思之某拜謝而出甲亦罷席越數月某見甲曾不述及前事亦不敢促迫姑耐候之一日忽聞甲大醜賓客爲某祖餞某竊自慶頃之使者來召某喜從而去見甲冠服立阼階某至笑執其手迎入大殿殿中凡設數十席所謂三十二夫人及部下謀士武夫濟濟畢集甲一一指道姓名某俱與爲禮中一席某坐客位甲坐主位餘席按班環坐甲飛三巨觥謂某曰今日爲君祖餞須滿引勿辭某稱謝立飲亦飛三巨觥相酬甲飲

訖乃掀髯謂衆曰我忝據此山十餘年矣本期與爾曹
共圖大事今燕藩部署粗定已洞悉我底蘊我復何望
茲某巡撫使某來通殷情是必燕藩之所指授已許同
某一行我其不歸也矣夫人及衆聞之皆掩面而泣僉
曰大王何出此言以大王神威卽永據此山亦可優遊
自適何必以千金之軀遠涉險阻也甲曰我意已決業
許之矣爾曹毋得多言惟與爾曹約此去如某巡撫執
禮甚恭則已不然我匝月必歸再作別計或未知鹿死
誰手如匝月不歸諸夫人等俱聽自便所有子女玉帛

爾曹可瓜分之或入海或入山各自爲計慎勿繫念瞻
顧徒自取苦也衆嘿嘿相視不置一詞俱飲不盡懽而
散越日甲召某登舟並戒衆勿送比至舟中則大同之
夫入在焉甲指謂某曰是與君同鄉煩爲寄語其父母
好爲安置渠所攜金玉珠寶一生喫着不盡某姑漫應
之問甲共有幾子甲謂諸夫人類生而不育今有娠者
尙八人然我躬不閑遑恤我後君亦何必多問也某深
嘆其豁達於是相與沿途共覽山川形勝甲喟然歎曰
實不相欺我初據此山聞燕藩抗命屢欲興一旅之師

前往問罪既思故主出亡神器有主一家之物仍歸一家天命有歸豈人力所可爭哉及將至登萊乃謂某曰計日達岸煩君先馳報巡撫某公須從我三事可則行否則止某請其說則曰一我登岸後某公須率所屬文武郊迎於五十里外一我此去卽於巡撫署栖止進署時我乘輿某公騎馬作先導洞開重門由中道直入宅門一飲食務極豐腆每日須擇好梨園演劇侑觴所需犒賞不得少吝祗此三事可則行否則止某曰諾達岸卽先馳報尋復命曰某公聞大王至大喜所約三事無

不惟命是聽進署後某公果執禮甚恭曲盡綢繆甫匝
月甲忽謂某公曰聞諸公子甚佳願請一見公卽令大
子出拜甲一一相之曰某清貴某方面某民社某部曹
某卿貳惟四公子頭角崢嶸勛業在公之上指所佩劍
曰此出自吳大帝冢中當日六劍之一所謂流星者是
也當以相贈公爲稱謝甲笑謂四公子曰今夜與老夫
抵足如何公笑曰童子何知合當遣事長者是夕果使
同寢平明甲起喚四公子曰爲我謝而翁吾事畢矣拔
所佩劍曰請以相贈遂自剄而死撒手以劍授公子頭

雖斷而身僵立不仆四公子大駭趨以告公公喜以禮
殯殮之其實入告帝大喜爵某公以國公某遊擊超擢
總戎並予伯爵大同夫人以父母命歸某遊擊封夫人
後四公子由詞館出入將相以征虜功封爵國公餘公
子所官亦俱如甲言

里蔡子曰昔永樂時魚臺妖婦唐賽兒謀逆或借其事
撰女仙外史稗說謂爲靖難諸臣雪憤今証以野老所
言或亦有因惟某甲能知天命甘心伏劍使一切篝火
狐鳴妄希非分者觀之亦可爽然自失矣

蔣柿姑

蔣柿姑楚北士人女也幼失怙恃育於孀孀年及笄美而慧以針黹佐傭食用相依爲命傭有子椒哥少柿姑三歲從塾師讀晚歸柿姑必課其口所業若何意藉自求識字也久之竟能粗通文理傭益愛之媒妁議婚高低多不就里有某公子素漁於色偶見柿姑貌豔之冒託瓜葛親時來相挑柿姑窺其意恒避不與相見某計貧士女當可以利誘矧傭他出特華服而往柿姑見某來遽問其戶某脫纏臂金自窗擲謂柿姑曰卿視此物

好否柿姑大怒擲還罵曰汝卿誰誰是汝卿汝以此爲
好物盍將去獻汝母固不失爲孝不則給汝姊若妹似
此齷齪物休污我肉也某知不可犯拾取銜恨而去媼
歸柿姑且哭且訴媼性最烈衆所敬畏詰朝登某之門
聲其罪而痛數之某慙不敢出隣里再三緩頰乃已某
羞且忿從此絕跡媼有兒子幸生少孤母課之讀書十
六歲母歿遂廢讀成人後意氣軒昂性黠而介家徒四
壁自命甚高嘗道拾遺金坐待其人而歸之聞者多哂
其癡會歲暮有同學友鬻業於隣翁浼生居間書券翁

酬白金一流以資潤筆友固與生善又舅贈白金一流
生得金陡製袍服竟體華美獻歲詣媼叩賀媼訝曰幾
時不見何一旦光采若此得勿發義財耶蓋楚人謂掘
窖爲發義財也生微笑漫應之媼益疑爲真固詰不已
生無奈何曰何必窮究後自知之媼曰是矣愈祕之愈
久昌也蓋楚人每掘窖雖親友皆祕不肯告向有祕一
年富萬千祕一代富萬載之說故媼云然也夜間媼悄
告姊姑幸生大發義財且祕不肯語我此事愈祕愈能
久昌我亦不便窮究惟渠年少難保不無浪費我見汝

日長尙未字人時切憂慮汝如肯嫁渠佐治生產一舉而兩善皆備汝意云何姊姑面頰不語嬸又詰之良久答曰如大人審得良確兒無不惟命是聽嬸喜曰我審之極確復何多疑越日以告幸生命卽請水速爲訂盟幸生辭曰此兒一生大事家本寒素何敢孟浪嬸笑曰汝休狡獪吾意已決此後一切禮節仍舊從儉吾不汝苛也生迫於嬸命尋遣媒草草委禽親迎而歸姊姑至生家見室罄蕭條別無長物偶叩生是否真發義財生但笑而不言姊姑歎曰貧富命也妾亦不怨男兒不讀

書窮無長進君果肯下帷妾判勞十指亦不至凍餒君
願之否生笑曰讀書是小生分內事有何不願但累卿
十指於心良不忍卿無憂小生自有治生法也柿姑以
生言殊涉恍惚惠曰若是君果發有義財祕他人何亦
祕妻耶生笑曰至時自當相告他日生出柿姑見後有
小院蓬蒿滿徑試徧鋤之果於墻角見甕口再發之白
鏹纍纍然大喜仍覆以土越日生有急將質物柿姑笑
曰君休矣明明有財不用而質物甯非慎耶生聞而驚
既而曰汝何知我有財耶柿姑笑曰汝祕不肯告我而

謂我終不知耶迺笑攜鋤舉生裾至墻角掘之甕口畢
露白鏹充牣指讓生曰此何物也而謂我不知耶生大
喜乃詭答曰既卿知之亦復何祕然置此終非長策不
如運而藏之爲是柿姑笑曰然兩人竟夜運取共計五
千金有奇柿姑謂得財但祕而不用是守財奴也復何
益哉乃漸出金置備產業不數年良田夏屋居然素封
矣初某公子爲柿姑所侮心時銜恨旣間嫁生且暴發
義財益羨且妒爰賄劇盜指生爲窩藏以圖雪憤時生
果遵妻教讀書已入邑庠柿姑以秋闈伊邇督攻舉業

甚嚴忽蒼頭喘汗來言有縣役持簽到門謂主人窩藏劇盜立提候訊生聞面色沮喪柿姑讓之曰君豈真窩藏者耶何懦弱之甚也生日奈何柿姑曰妾思此必仇人所嗾斷非畏避可以了事君第挺身赴公堂侃侃辨論堂上官未必果不分皂白萬一憤憤誰良誰莠鄉里自有公論妾當鳴衆紳矜同上公詞辨寃如一畏避則假反成真轉爲仇人所笑也生聞膽氣頓壯立願赴邑辨白柿姑乃自見來役命之曰我家官人在家讀書素安分守法今爲仇人所嗾橫被盜誣既蒙邑宰提訊理

台前去辨白今將官人交汝好爲照拂大錢十千聊備
不腆俟無事回家當另犒賞如妄恣魚肉九閩雖遙勿
謂我女流不能披髮上殿之類縣役所望甚奢今見栲
姑容光照人且復語言剛決料非善弱只得唯唯聽命
生旣至縣暫寄囹圄邑宰並不訊問栲姑不時使人探
視待至十日更不能耐乃折柬徧招紳衿肆筵設席席
罷栲姑於屏後白所求眾人彼此相視默無一語栲姑
知眾無能爲助不禁浩然長歎含淚歸房乃自走筆具
詞爲夫辨冤翌辰遣僕賫呈邑宰中有聯云將錯就錯

參乎幾誤殺人以訛傳訛回也豈真竊產宰見詞嘆賞
立提生面訊既問汝同鄉有蔣九成上舍曾識其人否
生叩首對曰蔣上舍卽生外舅宰改容起立曰上舍固
吾師也然則汝妻卽上舍之女無怪立言得體也遂以
柿姑所上之詞付生閱之卽日出生於獄邑宰某公固
長白人父官都統柿姑之父少以諸生納粟太學應試
京兆都統延課其子卽某公也今由筆政授邑宰矣柿
姑襁褓失父九歲失母兒時彷彿聞母言汝父曾在京
授徒而不知卽公也生歸述公語柿姑大喜屬生衣冠

往謝公於師誼最爲惓惓越日枉駕答拜並請見柿姑
問師身後事甚詳聞柿姑終鮮兄弟不勝嘆息並遺以
錦段筆硯等物臨行柿媼謝且請曰寒家賴公袒蔭幸
免覆盆顧平日與盜無仇是必有人指使尙求研究昭
晰幸甚公點首笑諾歸署果提盜研訊初不肯吐榜之
乃供稱爲某公子所嗾公怒飛簽提究某大懼詣生謝
過並求關白願以千金爲壽生辭曰窩藏劇盜罪名匪
輕誣人者應自坐之復有何說某益懼漸增至三千金
生入以問柿姑姑柿姑笑曰破慳囊助君膏火計亦得質

告公當無不諾且寃宜解不宜結怨者以德遇之善莫大焉顧小人多反覆必先令彼輸金而後爲道地乃萬全也生日善出以告某大喜稱謝卽日果輦金以獻生詣公備告所以公喜諾曰我方爲君籌膏火資而苦無法若此甚善某幸免究深感生德前隙盡捐自是公常召生至署論文夫人亦時與柿姑來往公嘗問柿姑賢妹前詞謂回也霸產典出何書柿姑掩口笑曰妹子儉腹荒疎以參乎殺人無對因憶聊齋誌異載有原壤控顏回一事姑戲拈湊塞責原屬一時急就旣擬用拾塵

蘭若館外史

里藥卷七

故事將霸產改盜食二字以業已繕好懶再塗鴉果爲大方家所笑公贊曰誌異雖小說將來必傳足見賢妹無書不闕霸產二字較盜食爲新鮮不改何害姊姑感嬾教養迎其母子同居後生成進士官部曹椒哥領鄉薦官中翰公由邑宰洊擢楚撫彼此以通家之誼休戚常相關焉

里藥子曰幸生待還遺金姊姑擲還纏臂金一介一貞的是天生嘉耦義財必待姊姑掘發天賞生之介實天賞女之貞也或謂嬾爲幸生所愚不知生初固無愚嬾

之心而嬭忽啟疑團迫成夫婦者亦天使之然愚之也顧生聞嬭窮問但含糊不辨是非卽此足見其黠固無足怪惟睹柿姑掘財猶詭答不肯質言則黠而近於詐矣吾無取焉若柿姑天性英爽觀其斥責某公子與面命邑役之言何等光明磊落而破慳囊以助膏火怨者以德遇之立論尤爲諦當真非尋常男子所能及所謂健婦持門戶終勝一丈夫者非耶得婦若此卽不掘義財吾決其家道之必昌也彼公子圖人幾反自坐輪金獲免猶屬幸事甌人轉以福人射影含沙徒勞心計

純袴少年當奉爲殷鑒至邑宰某公惓惓不忘師誼存
心甚厚其適然來宰斯土意者亦彼蒼預爲位置歟不
然何其巧也柿姑之父名韶華生姓名則予忘之矣

活佛

江南某生客遊檣舟江滸登岸獨自遊覽信步至一蘭
若聞其無人見內殿壁板所畫山水人物甚工以手摩
挲不覺巧觸其機壁上門忽洞開內有婦女數輩正與
髡奴擲倒爲戲瞥見生叱問何人生大駭急趨而出僧
徒三五人躡跡馳追將生挽回生泣哀之日乞師慈悲

恕我無知誓不饒舌僧恠叱曰汝自尋死地尙望生耶
一僧曰搯之便一僧曰搯之不如烹之較易滅跡生聞
而鯨殼料不能脫再三哀之曰小生冒犯自知無再生
理求師慈悲賜全要領其功德勝於浮屠合尖矣一僧
曰我佛慈悲姑念無知其言也哀將來送活佛生天我
輩可藉漁利較爲得計僉曰善遂將生髮剃淨幽諸密
室飲以瘖藥日給淡食不入粒鹽百日肌膚肥白如瓠
且腰脚柔軟不能行立乃於郊外架木爲高臺謂某日
活佛肉身趺坐臺上涅槃示寂藉火化以生天舉國男

婦聞之扶老攜幼不遠而來皆香花頂禮瞻拜祈禱一
唱百和舞蹈若狂郊外距邑城密邇邑令某公健吏也
耳其事率幹役數人微服自往訶察見臺高丈餘一僧
戴毳盧帽面白皙如滿月身被五色袈裟趺足坐榻上
閉目淚涔涔下如雨臺下僧衆百數十人各執魚鈸鼓
磬笙簫琴阮旌幡羽蓋循環旋繞喃喃唵經禮懺衆男
女從其後同宣佛號一體膜拜臺前後左右置薪芻間
雜旃檀紙帛高等邱陵待時至舉火送活佛生天公謂
活佛生天復何流淚豈尙有塵緣難割耶初固疑其妄

睹此益信亟遣幹役馳白主僧曰邑侯聞活佛生天歡
喜無量親來拈香諭眾暫緩舉火僧眾素知公威嚴不
敢有違亟含笑答曰邑主肯賜降臨爲我佛之光僧等
曷勝榮幸理合敬候公亟反署盛設儀仗而至僧眾合
掌前迎公問活佛何在主僧笑指臺上謂趺坐者卽是
活佛並詳述其平日清修高行公嘖嘖稱嘆謂今日天
刑活佛生天恐未能遽登極樂之界暫請改期何如主
僧答稱此活佛自訂日期未便擅改公笑曰活佛未曾
留意憲書下官忝主一邑合爲改正明日天赦生天最

吉請活佛在邑署暫住一夜藉使署中細弱得遂瞻拜
主僧答稱活佛功行圓滿卽絕口不言又肉體尊重不
便行動礙難進署公笑稱我自有法乃命健兒數人將
活佛舁至署中僧衆箝口相視不敢阻止又莫測公喜
怒殊切懸慮活佛既至署中公命安置內記室夜半潛
自研詰見其涕淚交併言動俱絕心知有異因問能作
字否活佛點首亟命將筆硯至活佛胖軟臂不能舉惟
以指蘸墨書紙上歷叙巔末公閱之大怒命活佛安心
藥食調治俟差愈牒送回籍翌旦諭寺僧齊集臺下毋

許擅離又密牒騎尉督營卒多人乘僧等出後圍寺窮
搜果獲婦女數人所藏金珠衣物甚富公至臺下僧衆
請迎活佛公笑曰活佛有命請主僧替代生天主僧大
懼踞稱知罪求宥公叱左右將主僧縛擲臺上又指主
謀助虐數人謂當追配亦命同縛擲臺上叱令舉火火
烈風猛一轉瞬俱成灰燼僧衆環視面如死灰觀者聞
知其事同聲稱快公命將餘僧笞責諭令蓄髮歸農其
婦女各歸親屬乃將寺改爲義塾卽變易其金珠衣物
以資膏火云

里藥子曰髡奴託名三寶無惡不作茲以人命漁利愈
出愈奇邑令某公請君入甕以其道還治其人較西門
令鄴更爲稱快傳者逸其姓名惜哉

禮部書吏

明萬曆時禮部書吏某窮乏無以自存時值歲暮益難
爲計聞術人李實中精星命特袖例金往求推算李細
玩命牋嘆曰論尊造乃鉅富之命奈終身無一佳運殊
屬可惜某請其說李曰命由舟也運由風也雖有巨艘
不遇順風亦惟有膠擱淺渚聽其腐朽焉而已何足貴

哉某聞李言嗒然若失久之復請於李曰據先生言鉅富非所敢望尙求細推未審得免餓填溝壑否李又爲指指輪算忽說曰奇哉奇哉尊造以演禽之法測之明年五月五日午時當有昴日鷄到宮昴宿在十二地支屬酉酉內藏金星透露主有意外機緣雖鉅富可唾手而得此巨艘遇風時也君其識之過此以往則非鄙人所敢知矣某不敢再瀆酬以例金李却之曰此淺淺者暫存尊處俟所言果驗當以千金酬我可也李笑曰諾旣歸憶李所言疑信參半迺瞬屆端陽落莫較常尤

甚故事每節必留一人在部聽差其儕知某避債難以歸家因共醵錢三百餽某聊賞肴酒在部伺應某乃沽酒一瓶置書架上又出刀撻切羊脯將備賞午忽書架上兩鼠相鬪將酒瓶觸翻墮地碎然一聲已成粉碎某停刀瞪視頓憶術士所言不禁喟然長嘆曰承諸君高義瓶酒且不能享尙何望意外機緣哉比視架上簿牘已被酒漬濕恐係要件急取緝閱乃三年前琉球國冊立世子表也以例表無甚關繫其心始定因將瓶瓦拾拋院中又取濕表將就日中曝之甫一掉頭忽門外一

人迎面而來揖問某曰此是禮部有書吏先生在此否
某觀其人係琉球國衣冠嘿自驚訝卽拱手答曰小人
便是書吏未審有何見教其人笑曰下官乃琉球國使
臣也今爲冊立世子一事特求幹旋望勿見拒某問如
何使臣四顧無人乃謂某曰三年前冊立世子曾進表
大國不謂世子荒淫無道頓失國人之望頃我王與大
臣會議將廢而改立以前已進表不敢擅專今特謀諸
先生如將前表抽還俟改立既定再行進表泯去廢立
之跡較爲得體如事幸成不吝重謝某聞使臣言故爲

沈吟良久乃答曰事關廢立非同恒泛不敢輕諾然必
以慎密爲要倘一泄漏爲害非淺此地耳目甚多不便
商議請約定翌辰於前門外酒館報命何如使臣笑曰
吾言甚善謹遵所約萬勿失信幸甚某送使臣去後試
測日影恰是卓午自知術士之言有驗翌辰前往酒館
使臣已在此久待見某至含笑相迎曰先生來何遲也
某笑曰非敢來遲但爲君故費煞經營昨訪知此表爲
百儕某甲所藏某甲爲人猾而貪不足與謀已施小策
府此表賺出一俟到手卽行奉獻未審事成果何以搞

小人也使臣笑曰如果事成以三十萬金相酬何如某曰三十萬金原不爲非惟賀貴國廢闢立賢兆民是賴小人不爲無功敢請少益使臣笑伸五指謂曰君言是也事成請以五十萬金爲先生壽先生好爲圖之愈速愈妙某笑曰諾遂訂三日獻表兌銀果唾手而得鉅富其儕竟無一人預知其事者某尋罷役歸鄉潤屋買田以財雄一方迺延術士於家以于金酬之

肇慶府署五異

廣東肇慶府署中異事有五一署有金甌二十四方

各十餘斤其色黝然而光完好無少缺損或攜以安几榻或疊以度什物均可倘欲竊而藏之則頭立痛寒熱交作送還卽瘥一署後有枯樹一株枝幹杈枒禿無片葉不知何代物也土人言是張四姐搖錢樹每新太守至必具衣冠拜之否則不吉一署堂皇前有破甕大容數石傳爲鎮妖之物新太守至亦必拜之一署內有空屋一椽封鏽甚嚴相傳宋時包孝肅守肇慶日理陽事夜理陰事此名覆陰堂其理陰事處也太守來者尤不敢不拜一堂皇有古井上覆以石言是孝肅治水怪於

其下人不敢啟視舊有包收陸放馬成潮之謠自來太守無姓陸與馬者聞曾有陸姓捧檄來守此土郡人大懼紳耆聯名哀稟于上官尋將陸太守調任他郡否則一郡陸沈矣此袁竹畦參軍起爲予言者其叔祖香亭先生曾守肇慶故知之最詳

鬼批縣尉頰

郊古香尙書蔡未達時暑夜偕同學友三人在城外大橋避熱三人者後一爲方伯一爲太守其一則爲縣尉也其時皆布衣同至橋上見石欄杆上坐一女子月色

昏黃面目不甚可辨意其亦爲避熱來者諸公藉地而坐上下千古縱談甚歡少焉月至中天較前皎潔照見女子面色慘淡羣疑非人少年選事因議分立橋四隅阻其去路得以觀其變相藉博一笑夜色將闌女子果起身在橋上兩頭蹀躞苦不得去既而鷄聲亂啼女意益急忽騰身起以掌批縣尉頰罵曰汝不過一縣尉耳亦欲與阿娘作梗耶其人畧一側身女子歘已不見此周諫人刺史言者古香尙書其同鄉先達也

里蔡子曰鬼能預知人爵秩犬奇豈以諸公之中能察

尉官階較卑氣焰亦較殺擇其可欺者而欺之耶吁鬼之擲揄亦何虐哉

庚午神誅水怪

周涑人刺史又言某年暑月湖北木商運筏至九江關忽江中一爪大于箕振其筏不能行後筏來者愈多遂將江路梗塞或謂木商是必獲罪江神宜以少牢祀之商從其言刑牲釁血醞酒祭禱爪卒不釋或又謂是必筏藏有妖商不得已折筏去木甫六層見中藏一蜴蜥長五尺許躍入江中爪歘不見俄刻波浪大作風雨雷

電併至怒濤掀簸聲如萬馬奔騰震耳駭心舟人無不
戰慄失色忽霹靂一聲一物死江干形類蜴蜥長丈餘
其腹中裂有篆書十一字云水怪爲害帝命庚午神誅
之

金毛吼

周涑人刺史又言道光初年江蘇崇明縣鄉村秋穫後
地中無故火起延燒人家甚衆其處舊有古塚一日風
雨驟至一物至塚中出形如狻猊竟體皆火所過草木
盡灰空中數龍下與物鬪雷電隨之且鬪且走入海而

去海水爲之沸騰經日始定或曰其物卽金毛吼也

蜘蛛怪

海州海中有母子二蜘蛛母大於箕子大於釜濱海居民皆見之嘗秋日禾黍登場積草隆然如山小蛛戲以鬻吹之堆草亂飛俄頃盡淨道光八年五月十四日暴雨如注天大雷電以風大木斯拔海濱居民見大蛛起懸空中五龍環繞蛛故縮其足伺龍將及身足怒伸如勁弓反弛龍卽四散蛛又縮足龍來又如前怒伸卒不能近其身蛛又吐絲縛龍爪膠不能開賴火龍來然其

絲爪乃不爲所縛相鬪逾時仍入海而不翌日人拾所
火斷絲粗干臂或盈丈或盈尺兩健兒按兩端而力挽
之竟不能斷

驪鬣卿

方伯融公子燕昭言粵有驪鬣卿者明中葉時於羅浮
出家學道今四百八十六歲其子孫甚蕃衍嘗至羅浮
叩請其祖回家一省祠宇鬣卿初不許求之至再乃首
肯遂以肩輿昇至宗祠約炊許卽欲還山子孫環拜請
曰老祖宗旣歸何不少留鬣卿讓之曰此間塵俗氣太

重那可久住子孫不得已又命肩輿送其還山行過市
廛人多見之其身長如十三四歲童子白髯垂胸爪長
數尺甫出城舁者覺肩上漸行漸輕察之身漸縮小未
幾纒如初墮地之嬰尋燼不見輿中僅存瑪瑙煙瓶一
具以獻其子孫寶之以爲宗器

記海鹿門別駕少時事

海保字鹿門裔出自襄陽孟氏先世忠毅公喬芳以從
龍勲隸旗籍累代有顯宦君幼侍尊人宦遊三吳容止
玉立風神愜定讀書過目輒了了弱冠從李申耆先生

兆洛遊極愛賞之兼精騎射擊刺拳勇超距諸藝性喜
任俠負氣好義見不平事不惜以身殉之姑蘇元妙觀
者一郡遊觀之藪也七女日集恒萬人無賴惡少見遊
女少具姿首必環而尾之甚至一人唱呵萬聲響應四
方攢裹將隻身婦女迫困重圍恣意戲侮手摩足弄無
所不至既將巾履簪珥分劫鑄去名曰打圈在婦女之
寡廉鮮恥者不以爲辱反以爲榮以爲必已之色貌過
人方應斯選且常誇述於人自鳴得意而少知自愛者
不幸遇此亦不免羞憤欲絕緣陋俗相沿既久浸習成

風都人士視爲慣常恬不爲怪是以薦紳閭閻有事至
觀祈禱必乘肩輿從健僕左右護持之非示夸也實畏
打圈耳君少時嘗同人挾一雛女得免打圈之辱其事
甚快意故爲誌之先是女郎偕一童遊觀中猝遇衆無
賴窺其意不善亟攜童踉蹌反走奈衆麤綴要遮女東
亦東女西亦西評頭論足肆口穢謔涎視眈眈不少寬
縱愈逼愈緊醜態百出女郎不堪其黷宛轉嬌羞氣急
敗壞倉皇四顧正無計得以幸脫適君同人至此目擊
其狀義氣填膺忿焰莫遏慨然謂同人曰承平世宙豈

有人家弱息而聽強暴公然肆虐於光天化日之下我輩不救護誰救護者諸君其謂之何倘激於義憤惠然禦務抑暴扶良僕不敏願助一臂同人笑曰君又選事也耶人家兒女何預卿事君白眼爭曰誰家無兒女奈何受狂且窘辱若此諸君既忍心袖手不肯向前僕當獨身任之言訖攘臂躍入人叢橫身要截厲聲叱曰止鼠子不得無禮眾無賴正猖狂暢意聞君言怒答曰吾儕逢場作劇若何人敢敗乃公事彼此硬語祇悟一人遽前以掌摑君面君佝身疾出腋下反掌搏其背復

以趾踐之顛一人踵而前又顛之連踏四五人餘乃不敢繼進始紛紛鳥獸散女郎之圍以解於時旁觀如堵墻初以君文弱鹵莽恐難撓眾鋒今幸君勝歡聲雷動咸色喜耳語竊謂何處少年重義氣作此快舉嘖嘖稱道不置同人從而慮之曰君但快心於一時懋建義舉然羣兒瀆竄怒形於色必號召以圖報復倘眾寡不敵奈何君曰實偏處此詎容中餒惟今之計爲德不可不卒請與諸君約毋短氣毋貳心當同衛送兩小歸縱與若曹遇共擊無不利僉曰諾蓋君所同來五人皆好身

手中有陳叟者素號萬人敵年近七十精神矍鑠猶能
手格虎豹餘四人亦各矯捷有膽畧因詢知兩小固同
懷姊弟女郎年才及笄含睇頰腴意甚德君告明居址
君領兩人作前導女郎姊弟居中陳叟率兩人殿後行
至飲馬橋眾無賴果召集百數十人執梃當路決背向
君欲得而甘心焉陳叟須髯怒張大聲囑君與四人第
擁其姊弟從間道急行勿却顧若曹來有老夫在當以
老拳飽之君既送女郎至家其父母審悉巖末感涕稱
謝款洽甚殷然匆遽間兩忘問姓氏至今君不知其父

母爲某某其父母究亦終不知君爲何許人也衆無賴見君等護送女郎去且速又以陳叟獨作後勁咄咄逼人料非恒流氣爲之奪竟不敢犯君嘗笑謂人曰是役也固兒時選事但其時亦恃有陳叟在吾故敢向前假令爾時吾亦袖手則陳叟不肯爲力女郎危矣其少時負氣好義類如此

里堯子曰君從李申耆先生遊肆力於詩古文詞向同在高瀆營次相得甚歡丁巳冬君攝事巴城予特造訪時當歲暮風雪淒然封篆無事君素嗜酒命童燃爐燒

燭手巨觥撚髭縱談往事精悍之色猶見眉宇今濶別
且有十餘年矣每一憶及之殊令人神往於蘇長公遇
方山子時也

紀夢

道光乙巳夏大興朱子澤刺史甘霖攝靈璧縣事遇予
皖城執手喜曰頃將之任靈璧考邑志其地實垓下舊
壤故有虞姬墓歲久蕪圯將事修治碑文非燕許不辦
請以屬予予再遜而後諾爰爲駢文一首郵寄刺史勒
諸貞珉雖一時盛誇人口然俳青儷白體製較卑尋亦

不復記憶越明年丙午自金陵秋試歸阻風烏江時當
八月下弦孤篷岑寂愚窗露眺涼風浣襟殘月窺牖江
天一色盪滌塵慮心暢神逸儼然欲寐忽見一古裝美
人媼姝登舟容采照耀後侍兩婢亦復嫵美予愕胎避
席不知所措美人乃前飲衽曰妾與先生固有文字因
緣故涉嫌就教休得驚怪予亟答拜曰一介鯁生伏處
窮巷不省何處得侍夫人所謂文字因緣備膺莫解請
明諭其旨以開愚竇美人笑曰妾乃西楚虞姬是也前
朱使君澤及枯骨知碑文出自椽筆崇論偉議使妾讀

之千年幽憤頓爲一泄昨同戚妹往東海壽上元夫人
過我王廟宮順道一訛起居將歸瑤池稔知君舟楫此
特詣謝鉅製耳予愾然遜曰仙姬貞情烈魄愧咫尺聞膚
見不能掄揚萬一辱挂齒頰反增汗顏姬曰先生勿過
撝謙文信必傳但承褒譽過情未免感極生愧妾尤喜
叙次論斷多與當年情事符合方恨與君風馬懸隔晤
言無自今亦旣邁止良夜正長願畧將梗端爲先生道
之可乎予曰幸甚爰敬展茵榻肅姬上坐再三固讓乃
抗禮就席叩以當年情事姬蹙然曰君所論楚漢之仁

暴強弱毫釐不謬龍門作史書以本紀具有深心惜我
王婦人之仁猶豫寡斷當日若聽妾言季何能爲予曰
奈何姬曰君固不知鴻門之計妾所與謀不圖范玦空
舉莊劍無用既縱季去亞父恚甚急趣妾力爭於王且
援吳越已事相况謂勾踐一去夫差恐終不免王故不
樂妾干預軍政比聞妾言怒視叱曰誰嫉而言而婦人
焉知大事君文所謂鴻門之計不行烏江之禍已伏恰
中當時窾要使妾至今思之猶有遺憾予曰垓下之戰
何遽一敗塗地乃爾仙姬當日身處其境其何以堪姬

喟然嘆曰君言及此祇令人悲彼日漢兵匝匝薄暮小
雨黑雲如磐妾侍王帳中方計秣馬厲兵決一死戰夜
分忽聞楚歌四起王拊髀垂涕顧謂妾曰大事去矣卿
將若何孤悔不聽卿言致有今日妾泣慰王曰王但自
愛速自爲計妾荷王厚遇自有以報幸勿以妾爲念王
聞妾言益悲不自勝乃作垓下之歌泣以付妾妾知王
意有所授遂勉和其歌掣所佩之劍自剄於王前以明
無貳姬語至此珠淚猶盈承睫不勝悲哽予亦爲之
歔歔但見一侍者出淡紅綃帕前爲拭淚一侍者執碧

霞唾孟前承其唾予勸慰曰仙姬久歸仙籍與念往事
只合當作他人成敗聊供判論慎勿過事傷感有損玉
抱况當日青鋒決絕大節矜然較息媯西施等輩轉眼
憐人其薰猶相去何可以道里計哉姬歎息謝曰此是
先生藻獎然若曹所爲妾實羞之甯死不願效也予曰
不揣再有所請未審仙姬當日毅然死別後事猶能知
悉否姬曰妾身雖死魂固在王左右王見妾已死號慟
失聲恐人貽藉妾屍命軍校裹以毳旃昇瘞淺土王乃
獨騎決圍而走予曰王所乘驢馬究竟何若姬曰驢乃

神驥日行千里先三日前蹄忽蹇王恨以爲不祥後所
乘似騅而實非此亦天意倘騅足不蹇其涉水如平地
何至及烏江之難王歌所謂時不利兮騅不逝正謂此
也予曰王歌激昂慷慨仙姬和章必能相敵今所傳五
言恐是雁鼎姬曰妾歌倉卒失傳正幸藉以藏拙乃村
儒必欲代彰其醜妄爲擬作不知妾歌雖屬急就固非
五言究亦不足溷大雅之聽予堅請賜教姬乃誦曰愁
雲黓墨兮風聲悲楚歌四合兮中心淒擊王衣兮前致
詞大事已矣兮妾將安歸妾安歸兮事已矣願王保重

今妾爲王死誦畢歎曰巴里卑音聊抒哀緒君其勿陋
子側聆嘿識深爲歎服二侍者便趨姬行云恐戚妹久
待姬曰先生非外人良覲匪易况夜尙未闌何妨小坐
子叩七妹爲誰姬曰戚妹乃戚夫人固非七妹子曰何
不偕來曰以君文譏爲人彘故羞與相見予曰此乃呂
后悍妒所致史臣筆之於書並非小生唐突姬曰固然
但渠素腴弱妾亦不得相強予曰仙姬何獨與彼同行
姬曰妾前身本王母第九女渠乃阿母侍兒既先後同
嬰塵網各歷一番苦趣再返天曹遂畧除前分齒以姊

妹予曰仙姬此後會再認人世否曰上帝念妾無辜應得爲后以贖前恨曾一降世子問何朝曰在唐問爲誰后姬羞不答堅叩之乃答曰武后子驟然曰武后生平所爲顛仙姬判若兩人曾自知否姬歎曰輾塵一踏本性便迷後果前因茫無省憶予曰今天曹尙別有一武后否姬曰有之替換託生各爲爾我譬如樹之分植一樹可分數樹一身亦可分數身卽妾而論妾自一人阿母之九女又自一人武后又自一人顧各具一形卽各賦一性亦由一樹所分枝葉踈密斜整終各不同耳予

爲首肯因笑問曰武后爲人不類仙姬却畧似呂后未
審仙姬在日曾與呂后相見否姬笑曰豈惟相見渠嘗
留我王後宮樂不思漢妾鄙其爲人勸王縱之予笑曰
得毋樛木盛德有所難容姬曰非也妾固能容渠渠反
不能容妾也予曰身後曾受赤眉之辱信有之否姬曰
此事固不足信渠歿時齒已頽衰距新莽二百餘年縱
使朽骨如生亦非韶妙賊雖淫暴夫復何圖言者後人
恨其所爲造作此言以快道路傳聞之口未可知也但
君文感歎漢事一限可謂才人之筆面面俱到妾每循

誦及此輒復破涕爲笑予謝不敢因叩項王爲人何若
姬曰平居燕私雍容退讓有類友士一着甲冑便赳赳
可畏又問今王與仙姬皆返仙班偶一晤對尙憶及夙
昔兒女之私否姬面發赤曰蛻脫人寰孽緣盡割偶一
晤對儼見大寶尙少步妄想一經上帝覺察又不知譴
謫墮落幾重塵劫矣予深悔失言因又問仙姬佳城果
否有定遠葬首之說姬曰否否王初瘞妾之地妾兄田
安實知之漢兵去後卽爲遷葬今處其時有一侍兒亦
死垓下之難親微肖妾或誤爲妾首持以獻季卽今定

遠所葬者是也重以後人好爲傳會亦何足怪姬詞鋒
雪雪予甚心折方欲再有所叩忽聽村鷄遙唱侍兒又
前相趨姬乃興辭曰本願稍憇藉整積愆緣人天境隔
且有戚妹相待未便久稽爰解珮玉一方持謂予曰此
妾在日極所玩弄珮諸窮袴葬時幸未遺失今以貽先
生聊作潤筆先生珍重言訖率婢珊珊凌空而去予木
立神馳正深惴惴忽聞榜人相呼解纜遽然驚寤知爲
隱几而夢然殘燈明滅薌澤猶存果於桃旁檢得一玉
長二寸寬一寸有半厚盈二米其色堅潤潔白上饒藻

火粉米等形精緻絕倫的是漢物不知來自何處洵可寶也急援筆記之以誌夢中文字緣也

附錄重修虞姬墓碑

靈壁之南垓下之舊址也其東則虞姬之墓在焉嗚呼煙銷白骨古戰場鬼哭時聞露晞黃腸幸從人魂歸何處茫茫千載纍纍一塚尋廢壘之存亡慟前朝之成敗重瞳休矣大王行婦人之仁執手卷然賤妾賣英雄之恨興念及此能不悲哉鄉者勝願倡亂餘耳景從竿木曰兵鋒鋌競熾言媮恭謹未分項暴劉

仁意烏猝嗟方謂楚強漢弱試逐中原之鹿可奏膚
功恐誅當道之蛇轉爲噬語而乃羹未分於俎上劍
空舞於筵前一着棋輸六州錯鑄經戰陣者七十敗
北如斯矢子弟者八干引東何忍人心旣畔天命有
歸蓋鴻門之計不行則烏江之禍已伏當其漢軍僂
遯楚唱憤懣赤手兮難支喚紅顏兮無俚森嚴刁
斗吾未如何顛頽胭脂誰能遣此引杯看劍揮涕辜
衣聽震耳之鼓聲慘斷腸於兒女拔山力竭徒嗟駢
足難前零地聲哀靡得蛾眉先殉噫嘻可謂難矣彼

夫勾踐既報夫差西施轉歸范蠡反顏事虜伊獨何
人向使姬以桃花命薄逐水東西柳絮身輕隨風來
去則息媯嫁楚縱令生子不言甄后歸曹未免有人
平視而乃飲刃計決匪石心堅拚一死所以報恩庶
千秋斯無遺憾原情畧跡在天可配英皇國破家亡
入地不同褒如君子謂姬貞而有操烈而不污諒哉
嗟乎金刀運盡玉匣尸寒王業同霸氣俱銷尺地與
一民安在嗚呼人彘生羅熏耳之灾呂號野鷄死受
赤眉之辱以視姬之就義凜凜伸志昭昭完大節於

生前留清名於歿後者其得失爲如何耶或謂定遠
之南亦有姬墓彼葬其首此葬其身花歌草舞傳會
有之頭岱腹嵩荒唐頗甚間嘗考其圖史按其山川
知倉皇遇敵之時正宛轉捐生之處金鈿委地指故
壤之未湮紫玉成煙信佳城之不遠竊恐星霜屢易
瓦礫交叢石髮旣滋溪毛莫薦耳今令尹大興朱公
憑甲芳徽主持韻事披榛掃徑伐石堅塋酌旨酒以
招魂徵新詩而表烈不使阿環羅襪獲見人間庶幾
玉奴金釵永藏地下江山無恙風月自佳茂草徧鋤

蘇老翁夕集
卷十七
野花如繡香埋淨土青塚則怨異明如墨灑新碑黃
絹則詞慚幼婦

舒伯魯郎中燾評云偶效南朝徐庾體娓娓可誦至
贊姬好處原是平心之論虞兮有知當感泣地下爲
君一作楚舞也

王研雲學博寶仁評云筆意大似陳伽陵而排偶之
中暢發議論又伽陵所不及